



2014年8月31日 星期日

编辑 何菁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叶凡

东江晚报

风景是孤独的

文/马温

“风景是孤独的,如果你忘了拥抱它。”这是我抄录的一行诗,我没有记下诗人的名字,这很遗憾,但这行诗写得好,因为它触动了我。

我去看风景,潜意识里,没准就是将风景当作了一个孤独的人。我背上包出发,走了许多路去看它,为的就是给它一个拥抱,告诉它,我来了,我来看你。我相信拥抱的力量,相信风景会在拥抱中摆脱孤独。这样的情怀不是很美么,可这样的情怀却很少得到风景的响应。假定风景很孤独,假定它在苦苦等待,当我出现时,它却无动于衷,那么,我必须搞清楚一件事,风景在等谁?

有一部《等待戈多》的话剧,剧情都是在一棵树下展开的。它长在舞台中央,是所有道具中的“男一号”,那是一棵枯树,不长一片叶子,两个流浪汉坐在树下等待一个叫“戈多”的人。他们相信戈多会出现。他们等了一天,戈多没有出现。第二天,他们继续坐在树下等待,在固执而无聊的等待中,枯树长出了五片树叶,可是戈多还是不来。戈多是谁?他长什么

样儿?两个流浪汉其实一无所知,但他们却在那棵颇显怪异的树下起誓,要继续等下去。这样等待的意义是荒诞还是意味深长,真是说不清,但两个流浪汉如此约定时,表情像信徒。

现在要说说风景了,风景等待的是哪个戈多,风景不说,只好胡猜。是从天而降的一根羽毛吧?那上面写有鸟群的迁徙信息,明天的宿营地,一段敬请转发的心

语。也许是等待一颗种子被山风扔进峭壁上的石缝,根据风景的阅历,它将长成大树并拥有俊美的姿态。它也许等待的是天干地旱和天崩地裂。一团狱火或一场毁灭为什么不能是它苦等的戈多呢?它若真有承受不起的孤独,几乎要疯,几乎要炸,到了这一步,大瀑干涸,老树扑地,云海变成火山灰,可能正是它的愿望。风景隐瞒了它的心思,我连胡猜也失去

了方向。也许它只是专心等待另一处风景,可是风景无脚,风景和风景从来都是永不见面的关系,它若抱了这样的念想,它的孤独就彻底无解了。

此前我一直假定风景得了孤独症,其实,在我抄来的那行诗中,风景是否孤独是需要证明的命题;至于我,我是否孤独,我说了算,我的回答是“我孤独。”真是这样,那促使我外出的原因,就不是风景生了病,而是我难忍孤独。我不是去布施,是为了找到一种安慰,我去看风景,是将风景当成了比自己强大的男人,压在背上的沉重孤独,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倾空,然后转身,轻轻松松回家;我想到的是风景,它帮我卸下,帮我减负,它是我等待的戈多。我要先去找一棵枯树,倚着它坐下,一日一日地等待,等到枯树复活,满枝繁叶,我想,我的戈多,该来了。

在等待的日子里,怎么能不念念于之琳的《断章》呢?他写的是孤独,是挥之不去的孤独感。看风景的人是孤影,明月是孤月,那个梦也是孤梦,都那么了立着,又

立在四行诗句中。你看桥上的人和那楼头的人,谁和谁都不相关,他们都在看风景,都在游目,都在骋怀,但目光就是不交叉。这就是孤独,孤独是缺少感动(甚至还是缺少了触动)的人生,月色皎洁,只不过,只不过是装饰了别人家的窗。

我是怎么走向孤独的?是因为心中太虚太空太饥饿,还是由于心中太实太满太膨胀?摆脱孤独的方法,是向心里输送、装填,还是要将淤积的泥沙挖走,将不洁之水排空?或许让我孤独的原因很杂很乱,那么,想要摆脱孤独,可能真的很难。这样的话题,我一点也不回避,这表明我尚未彻底孤独,我还时常心有所感,欲有所动,我还有救,所以我要找棵树,坐下,等,等我的戈多。



纯粹 独白
chun cui du bai

他为第二故乡营造了八条街巷

文/朱同

晚清至民国初,外地旅镇客商常年有两千之多,他们当中一些人在古城定居,创业之余,还为古城街巷的规划营造作出自己的贡献。上世纪初广肇公所掌门人卓翼堂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。

卓翼堂是孙中山先生的同乡挚友,1918年孙中山第三次到访镇江,曾在广肇公所发表演讲并下榻一夜。据公所留存至今的碑石所记,卓氏被商界赞为“好义急公”之人。他不仅给镇江带来了正宗广货,带来了中国商人最初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,还给古城留下一笔不可移动的物质文化遗产,那就是以伯先路广肇公所为圆心,半径600米范围的八条街巷:

▲吉庆里 位于京畿路北侧,长73米,现已整旧如故,出新为统一的两层三进砖木结构民居。

▲寿康里 联结大龙王巷和大夫桥,长148米。

▲吉康里 联结大龙王巷和魏同兴巷,长124米,巷口石刻拱门和巷内11处民居现被列入“老城区不可移动文物”。

▲吉安里 联结小街和染坊巷,长74米。

▲东长安里 联结小街和伯

先路,长131米。

▲吉瑞里 位于小码头街中段,长100米,巷口有“1914”石额。

▲德安里 位于小码头街西端,长50米,建有江南特色的小型四合院。

▲利商街 联结西津渡街和长江路,长192米。民国时期镇江最大最有影响的建材制造销售商“润大木号”,以及镇江史上首家机器制造企业“永泰机械制造局”,均开设于此。

这八条街巷,除了利商街为小码头片区典型的近代工商业街外,其余皆为普通民居,借用当下说法是“经济适用房”,质朴而不简陋,其中一些百年老屋近年挂上了晚清或民国“优秀民居”的牌子。巷头造有拱券式门楼,德安里、吉瑞里、吉康里三条巷子的门楼至今保存完好。这些门楼当年供小巷值班打更人员使用,除了邻里守望保一方平安的实际功能外,也维护着当时中低收入住家的脸面和尊严。尤其是德安里巷口门楼,以红砖发券呈弧形作装饰线,又以方形砖柱作承重,中西合璧美轮美奂,实为我市近代巷楼的精品,引来西津渡中外游客注目。

从地名角度看,利商街直接

点破了卓氏有心扶植民族工商业的抱负和宗旨,1977年一度改称利群巷,四年后又恢复利商街原称,这是尊重历史,尊重卓氏本初营造此街的意愿。另外七条民居小巷,也都是卓氏定名:通名皆用“里”,反映了卓氏恪守传统的一面;专名则以吉、瑞、寿、康、安称之,映射出卓氏对第二故乡普通民众的美好祝愿。这些小巷的文化底蕴深厚,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。这里仅举一例,为增添小巷居民生活乐趣,卓氏以自己的影响力助吉康里开办“吉康书场”。这家书场虽藏小巷深处,后来竟吸引了诸多评话大师竞相献艺,如康《三国》、王《水浒》、余《清风阁》等。据我市扬州评话省级传承人黄俊章听父辈讲,上世纪20年代该书场竟挂出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须努力”中山遗言堂联,为全省书场绝无仅有。

卓翼堂生卒年代不详,去世后是魂归南粤故里,还是如同其他一些旅镇粤商葬于本市广东山庄,不甚了了。不过最近读到牛荃先生翻译的挪威商人罗斯姆森所著《中国商人》一书片断,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与卓翼堂的距离,在洋人笔下卓氏竟是这样的——

“1913年,我的买办被调走

了,来了一个新人——卓翼堂。卓和大多数买办一样,是广东人,但他在镇江已经住了很长时间。他很瘦,长着鹰钩鼻子(原注:在中国人当中不常见),他的眼睛小而明亮,他的举止轻快而敏捷。他是已婚男人,有两个妻子两个小妾,孩子多得他只能叫出其中几个的名字,他记住的方法还真天才。第一个妻子生的三个独生子叫他们的名字,其他的都叫序号。”

看来这位洋商还是少见多怪,所谓“叫序号”,不就是镇江人叫惯的“小七子、小八子”一类嘛。与卓翼堂同时期的,还有一位名叫朱中孚的浙江客商,也应当被我们记住。他在镇江经营煤铁和药业,发了点小财,捐资助建牌湾街、小营盘、中华里和宝盖路上的商团操场,以及横跨中华路古运河的洋浮桥。他去世后,市民们在镇屏山为他立了一块纪念碑,这块碑现由焦山碑林收藏。



镇江方言解义 ⑦②

文/王川

沙辣子

镇江方言中把“栅栏”称之为“沙辣子”,这是北方话,它正确的读音应该是“沙拦”,就是一种用木或铁制成的排条状阻挡物,就是围栏,但却并不如墙那般坚固,当中有排空,它广泛地在中国的建筑物中存在。如果按照正确的读音,应该读成shālan,只是到了北京的方言中,它才被转读成了shāla,北京还有一条著名的大栅栏街,因此而出名。此音被南传到镇江来,竟然变为“沙辣子”,这个读音其实就是shālan 两字的音转,但只是转了一半,shā转成了“沙”,la被转成了“辣”,“栅”还保持着原有的标准读音,没有如北京方言一般被转读成shí。我估计这是因为清代有许多满族的旗人南下,在镇江驻防,因而带来了这个音,时间一久,也随乡就俗地改了这个音。但究竟真相如何,还待考,在现在,“沙辣子”这个读音,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,已经是相当遥远而陌生的了。

镇江老物名漫谈 20
zhen jiang lao di ming jie du